

神奇傳真

《紙人紙馬》白翎 / 著

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

不准翻印

神奇傳真

著者：白翎

出版者：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蔡森明

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二二號二樓

電話：(〇二)八三四六〇三一

郵政劃撥：一六六九五五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二二七一號

門市部：明德書局

臺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

電話：(〇二)五九二〇一〇八

郵政劃撥：一〇二四三六

承印者：三源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三元街五十六巷十二號

電話：三〇一〇八八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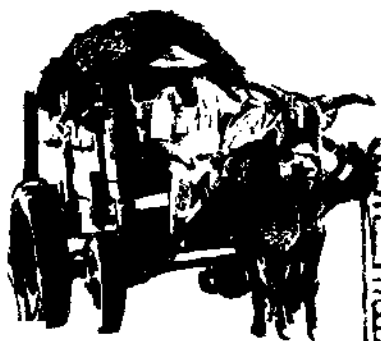
《馬紙人紙》

售價7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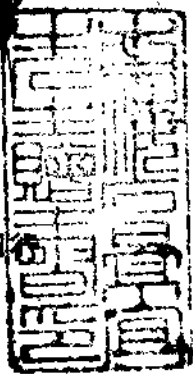
神奇傳真

《紙人紙馬》

白翎 / 著



尖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



目
錄

- 一、紙人紙馬……………三
- 二、告密的厲鬼……………二一
- 三、獻花的幽靈……………四四
- 四、人鬼爭寵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- 五、黑靈魂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- 六、兩世夫妻……………一八二
-

紙人紙馬

每一個地方必有其獨特的風俗。

在大陸北方，人快要嚙氣時，要到紮紙店去買一匹紙馬（俗稱倒頭馬），據說人死之後，就騎馬離去。

當然，這匹馬要在人死不久就焚燒，子孫家族還要（報道）送到土地廟。

大陸北方的土地公不是供在家中，而是一個村鎮中，只有一座土地廟。這風俗和台灣不同。

那一行都有那一行的秘辛，不足為外人道。

據說賣壽材（棺材）的舖子，要是附近死了人，棺材店的空棺就會發出巨響。

當然，也有人說，這是由於木材乾燥發出的聲音。

據說紮紙舖也有類似情況，紙馬有時會「得得」地滿地跑，紙紮的童男童女也會到處走動。

這表示附近有人要死了。

山東萊陽縣宮家鎮有個紮紙的啞吧叫宮大海。

他的紮紙技術是一流的，附近三五十里以內，本有三四個紮紙的，但他生意最好，也應接不暇。

他有個學徒的叫小寶，已經十六了，也可以紮些簡單的如箱櫃桌椅等。

小寶晚上到院中小便，還沒有出屋，忽見院中一匹白馬，正在繞院馳騁着。但是，這匹馬的左後蹄好像受了傷，有點微跛。

小寶先是一楞，立即就想起師傅過去對他說過的怪事。

師徒二人紮紙之餘無聊，也會交談（以手示意）。因為小寶也是啞吧，就比手劃腳地說故事。

宮大海說過，他過去見過紙馬在黑暗的屋中走動。

小寶還是個孩子，立即叫醒了宮大海：「宮師傅！宮師傅！您醒醒……。」

宮大海迷迷糊糊，睡意未消地說：「小寶！有什麼……什麼事？」

「師傅……您看……院子有匹跛足的白馬在跑……。」以手比劃。

宮大海心頭一動，說：「小寶！快去睡吧！不要管這些事。就當作沒有看見算了。」也

以手比劃。

「師傅！我……我有點怕……。」

「這麼大的人了，怕什麼？」

「師傅！我不敢一個人睡在另一個屋子裡。」

「好吧！就在這個炕上睡吧！」

小寶急忙搬了過來，這種火炕，可能睡三五個人的。冬天下面可以生火，十分暖和。

小寶去搬鋪蓋時，宮大海向院中望去，並沒有看到什麼白馬。

但宮大海却相信小寶不會說謊，因為這小子很憨直，沒有說謊的紀錄。

其次，小寶說是一匹跛足的白馬，宮大海心裡有數。因為現存的紙馬只有這匹了。由於榮板倒下，砸折了左後馬蹄。

宮大海會修了一下，也沒有修得太好。

第二天他們還沒有起床，就有人大力敲門。

這情況是常有的，往往深更半夜，有人來買紙馬，或者來訂紙紮的童男女。

這種人叫門十分急促。

反正是只剩下一匹紙馬了，現契也來不及，就被來人取走。

「小寶！」宮大海打個手勢：「是什麼人快要走了？」

「是郭泰隆，開賭場的……。」

「是他？」宮大海沒有表示什麼？內心却不能不想：這個土豪早就該死了。平常在地方上，由於一些地痞流氓和他一鼻孔出氣，專門欺壓善良百姓。

而且偶爾還放高利貸，利息竟高達六分。

剛才來拏紙馬的就是郭泰隆的伙計張仁山。

有一次這小子玩假牌，被一賭客發現點破，由於別人沒有看到，反被張仁山打了個半死

然後那賭客還要請一桌客公開向張仁山道歉才算了事。

要是別人，那匹折了左後蹄的紙馬，儘管看不出來有什麼毛病，他也會自動打個折扣的

但賣給郭泰隆，一文也不少。

×

×

×

郭泰隆訂了很多紮紙，出殯那天很熱鬧。但是，正人君子很少參加送殯行列的。

剛應付了這一陣忙碌的紮紙，師徒二人也需要略事休閒一下。他們的休閒活動，就是晚飯後下幾盤棋。

他們的生活是無聲的。只有棋子在棋盤上發出聲音。

下了三盤，老的是三戰兩勝。但最後這一盤雖是小寶贏了，宮大海不服。

二人就比手劃腳地爭執起來了。

啞人吵得再兇，也是無聲的。

二人下到十點多，再開始工作。這時小寶發現，黑暗的窗外，有人向他招手。

小寶來到後院中。

這後院本不太大，加上有個竹棚（放置紮紙用的），更顯得擁擠了。

小寶四下望望，發現竹棚側面有個人影。他走了過去。

這兒太暗，看不清那人的面貌。

只看出不是個年輕男人。

他打個手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找你的師傅出來。」這人也打手勢，手勢用力，表示他的念憤。

小寶以手式說：「有什麼事對我說也行。」

「你作不了主。」

「說說看是什麼事吧！」

這人似乎怒極，一脚就把小寶踢了個觔斗。小寶光火了，撲上去想抓扯此人。那知又被一拳打倒在地。

小寶也很倔強，爬起來再打，又被踢倒，小寶覺得這個人簡直詭譎不可捉摸。

而且被他打中或踢中，連骨頭都是冰冷的。他一跛一顛地進屋，打手式向宮大海說了。宮大海很驚奇。

但是宮大海人高馬大，不在乎什麼流氓，更不怕是強盜來搶他們。事實上他們也沒有太多的錢可搶。

因而他大步走到後院，連根棍棒都沒有找一根。

小寶站在後門之內，向竹棚那邊指指，宮大海走過去。

果然有個人影站在那兒。

宮大海也看不出那人是誰？就打了個手式：「什麼人在這兒撒野？」

「討公道的人！」

「誰欠你的公道？」

「就是你。」

「我欠你什麼？」

「你瞧不起人，你欺騙人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你少裝糊塗。」

「我不認識你。」

「我問你，一匹跛馬，你也當好馬賣嗎？」

「你……，」宮大海心弦繃緊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那個騎跛馬，被摔了一跤的郭泰隆！」

宮大海在這瞬間，似乎血管都結了冰。

他很想奔回屋中。但宮大海，不願示弱，站着不動。

只不過陣陣陰寒之氣透着脊樑骨往上昇竄。

那影子再打手勢：「你如果不處理這件事，咱們沒有完。」

「沒有完你能怎麼樣？」宮大海是粗人：「你能把我的雞巴拔下來當笛子吹？」

「你不用嘴硬，走着瞧吧！」

「我不怕你這個地方上的混混兒。」

「你先別嘴硬。」

宮大海比劃着：「聽說你被毆馬摔下來，我很快活。」

那黑影怒極地作了些手式而消失了。

×

×

×

第二天宮大海突然得了怪病，只是發高燒，却找不出毛病。

在四十年前，所知道的疾病不過是傷寒、肺病及肝疾等等。對於其他疾病還一無所知。

更不要說目前的許多癌症了。

才病了不到半個月，宮大海有一天晚上以手談方式交待小寶：「小寶！我可能要走了：

……」

「師傅要到那裡去？」

「小寶！每個人到了年齡，都會死的。」

「師傅！你……你不會死的。」

「小寶！你聽我說。」

「是的師傅。」

「我死之後，你要紮一匹很好的馬。」

「我會的師傅。」小寶泣不成聲了。因為小寶是孤兒，他十歲時宮大海收留了他。

「你要在馬身上寫着『獅子花』字樣。」

小寶比劃了半天才懂了，他說：「我可以找師傅的朋友李大爺來寫。」

「另外，再紮一個紙人。」

「師傅！照誰的樣子紮？是老是少？是童男還是童女？」

「就照師傅的樣子紮。而且不要忘了眼睛要開光，最重要的是嗓子也要『開聲』。」

「師傅！『開聲』是怎麼會事？」

「就是在焚化時，用針在喉頭戳一下，也由李大爺來作，還要唸唸有詞：『睜眼能視物

，張口能出聲』。」

×

×

×

宮大海死了，小寶由李大爺協助料理了喪事。

當然，他下工夫紮了匹「獅子花」，也紮了一個紙人，還開了光，也開了聲。

小寶這才知道「獅子花」是古代的寶馬，據說是一代名將郭子儀家的一匹名駒。

這件事做了之後，也就是宮大海死後出殯的第二天晚上，小寶深夜被馬嘶聲及馳騁聲驚醒了。

最初還以為是街上傳來的，但不久就聽出聲音來自院中。

他向窗外望去。驚得立刻四肢無力，形同癱瘓了。

兩匹馬在院中奔馳。

一匹白馬，馬上郭泰隆。

一匹是「獅子花」，馬上是他的師傅宮大海。

二人手中都擎一把大刀，在接近時互相猛砍。

郭泰隆兇狠，宮大海勇猛。

小寶希望他的師傅打勝，但却無能爲力，而且嚇得不敢出屋。

這種纏鬥繼續了很久沒有勝敗。

小寶很焦急，萬一師傅打敗了怎麼辦？

他此刻也顧不得怕了，去拏了一小串鞭炮，點着了就在郭泰隆的馬馳到窗前時，他把那鞭炮丟在郭泰隆的馬屁股上。

那白馬唏聿聿長嘶着蹣了起來，把郭泰隆翻下馬來。

接着是一陣「劈哩叭啦」之聲。院中什麼也沒有了。

小寶頭皮一涼，急忙躺下來。但他內心很快樂，因爲他幫助了師傅。

第二天他比手劃腳地把這件事告訴了李大爺，李昆陽一笑置之。

他當然不信這種事的，因爲李昆陽讀過中學，頭腦不陳腐。

×

×

×

第二天晚上，小寶加夜班紮紙。

雖然他師傅死了，由於他已出徒，沾了師傅的光，生意還是供不應求。

他們這紮紙舖只有三間破房子。過去師徒二人各住一暗間，明間就是工作地點。

夜。

有時紮的一些紙人紙馬都擺滿了屋子，甚至於還掛在天花板上及牆上。以後才在後院搭了個竹棚放置紮紙，那是宮大海成了名之後的事。

此刻大約過了午夜十二點，通常宮大海在世時，一定要弄壺熱茶，或者泡一碗麪茶作宵

小寶不來這一套，他想打個通宵，白天再小睡一點。

有人叫門。他知道，大概又有人死了。

他開了門，一個中年人走進來。

「大爺！要紙馬還是紙人？」

那人一直往裏走，到了工作間內，就打量那些倒頭馬。

「大爺！是那個要倒頭馬？」

「我！」他指指自己，似知小寶是啞吧。

「大爺不是好好地？」他比劃着。

這人也不理他，看了一會說：「一會有人來牽馬，你可不能再把跛足的馬賣給人。」

「不會的，大爺！」

「上次郭泰隆不是就買了一匹？」

「大爺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郭泰隆可慘了，跛足馬摔了他，還被宮大海打了一頓，現在正在打官司。」

「打官司？」小寶以為這人弄錯了手脚。但又比劃了一陣手脚，果然是這樣的。

他的頭腦還沒有轉過灣子，這個人已經走到院中，很快就消失在大門外。

小寶這時才想到這件事的可怕。

當他準備收工睡覺時，門外傳來了大力敲門聲。

「會不會又是……。」他怯怯地開了門，進來一個年輕人：「小寶！有倒頭馬嗎？」

這年輕人不會手談，弄了半天才弄明白，買了一個紙馬就肇走了。

小寶關了大門回來，駭然在院中停下來，他發現屋中所有的紙人紙馬，在屋內紛紛走動。

有些是掛在牆上及天花板上，也在掙扎着想下來，小寶尖叫着奔出門外。

他只好去找李大爺。

李昆陽雖不信，却也很同情他，決定陪他一兩夜，看看是不是庸人自擾？